

● 白佩玉口述 白冰 王兰兰 耿柳整理

万仙阵



87

沈阳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云虹

封面设计：李德庆

责任校对：霍明相

万 仙 阵

口述 白佩玉

整理 王兰兰 白 冰 耿 柳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锦 州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83千字

印张 8.75 插页 1 印数 1—15,210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7-80556-319-5/I·119 定价：3.30元

序

本书原名《锋剑春秋》，又名《万仙阵》，乃民间说书六部“春秋”中最后的一部。六部“春秋”中的前两部书以写伍子胥为主；后四部书中，《英烈春秋》写无盐娘娘传奇故事，燕国驸马孙操之子孙臆刚刚出世；《银盆春秋》写孙庞斗智；《走马春秋》写乐毅伐齐；《锋剑春秋》写秦并六国。孙臆这个人物贯穿各书之中。

如今能见到的最早话本是宋元时代的《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和《新刊秦并六国平话》。前者为神话传说，后者为讲史演义。

明清以来有《前后七国志》（即“孙庞斗智”与“乐毅伐齐”），仍为神话传说，而《万仙阵》则是以秦并六国为时代背景的神话，不再是讲史。坊间有《锋剑春秋鼓词》，京剧《五雷阵》出自此书。《红楼梦》第十九回中，宁国府里演了四出神话戏，其中，《黄伯央大摆阴魂阵》一戏源于此书。传统二人转《蓝桥》中有一段唱词：

头一出戏，绣上《阵五雷》，

孙伯陵架双拐无人敢陪。

王翦下山并吞六国，

大毛贵，抖雄威，

孙臆进阵魂吓飞，

盗仙丹多亏了金眼毛遂。

《阵五雷》即《五雷阵》，也出自此书。

我省辽阳市老艺人石长岭先生一生专说六部“春秋”，后四部“春秋”沈阳老艺人程福浓、李庆海都会说。本书就是由李庆海的女弟子白佩玉同志口述的。整理者是三个青年女作者，她们都发表过诗歌、小说及曲艺作品，共同整理神话评书这还是第一次。

白佩玉的《无盐娘娘传奇》已经出版并广播；《前后七国》也即将出版，加上本书，以孙臆故事连接起来的四部评书已经配齐。

孙臆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军事家，在民间说书中已经成为架双拐骑神牛的神话人物。他与东方朔、长眉李大仙、王禅、王敖、毛遂、白猿、杨二郎、太白金星八人是神话传说中的“上八仙”。本书中原有东方朔，因为东方朔是汉代人物，先秦时代还没出世，故此整理本中删去了这个人物。原书中还有孙悟空出现，也因不够合理而删去了。

王翦是秦国的著名大将，在本书中也是神话人物。按史书记述，孙臆、白起、王翦三个年纪相差很大，王翦并吞六国时，孙臆已故。因为是神话传说，艺人世代传述中，早把这些战国名人聚在一起，整理本仍依其旧，没有按历史来写。神话人物可以长生不老，如王禅老祖，在唐代书目《薛家将》中又是薛丁山的师父，听众是可以接受的。

应该指出：中国的许多神话小说都受《封神演义》的影响。封神榜上的许多神仙已经定型，在后世小说、评书中常常出现《封神演义》中的神话人物，本书也不例外，如鸿钧教主、太上老君、南极子、土行孙等等，都在本书中再次出现，大显身手。

本书整理中最大的难点是如何写王翦，秦王命王翦为将

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符合历史潮流，应予基本肯定。而旧本中王翦是个反面人物。整理本没有把他写成反面人物，而是把他写成一个有缺点的人物。反面人物只是海潮。

这是一部流传很久、影响很大的传统评书，不宜大改，几经研究，我们这样理解：秦王并吞六国，统一天下，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但是，秦王嬴政是个暴君，这也是事实。从六国角度看，燕国的太子丹反秦，荆柯刺秦王，又是爱国之举。传说中的孙臧，既是燕国燕丹公主的儿子，又是齐国的南平郡王，他虽然入山修道，但是还有爱国之心，对于杀妻灭子的敌将当然也有仇恨，因此，他二次下山，保齐、燕反强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是符合这个特定人物的心理的。

当然，现本中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如没能完全跳出神仙斗法的旧圈子，还残留某些天意说的影子等等。

最近有人指出：《西游记》是一部游戏之作，本书也是如此，它不过是借助历史事件，描绘战国群仙争斗的一些趣事。

书中还穿插了“毛遂自荐”、“白猿偷桃”等历史典故和民间传说，有许多幻想奇特的神仙斗法、破阵的描述，这些都是引人入胜的情节。因此，本书的出版，不仅可以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也可以为研究神话传说、民间文学、俗文学的专家们提供一本少见的评书资料。

耿 瑛

1989年春节前夕于沈阳

目 录

第 一 回	图大业嬴政招贤 落凡尘王翦出世.....	1
第 二 回	遇红颜以身相许 逢仙樵搭桥过涧.....	11
第 三 回	遇道僮仙人指路 降红尘闺阁惊梦.....	19
第 四 回	显武艺王翦为将 平六国秦师兴兵.....	29
第 五 回	破临淄火烧孙府 攻燕蓟激恼燕臣.....	40
第 六 回	惊战马路遇毛遂 哭山门说动孙臆.....	50
第 七 回	岐路口师徒相逢 两军前独身闯营.....	60
第 八 回	抛私怨相劝有理 泄师恨举刀无情.....	70
第 九 回	两军阵败走王翦 半途中巧逢二黄.....	78
第 十 回	访故居寻情觅爱 困荒丘抚剑思痛.....	87

第十一回	喷狗血二黄布阵 闯燕宫毛遂自荐.....	95
第十二回	青石山求救圣手 水帘洞欲盗仙丹.....	105
第十三回	云蒙山骗兄取宝 银安殿夸功失丹.....	113
第十四回	几周折取丹入阵 多磨难宝物再失.....	122
第十五回	施法术双方对峙 喷狗血中伤王敖.....	131
第十六回	进秦营毛遂盗图 入东海龙王受托.....	141
第十七回	困仙宫毛遂被囚 长寿山寿星借扇.....	150
第十八回	假扮仙僮闹东海 气煞龙王献阵图.....	159
第十九回	白猿盗献拨魂杖 毛遂骗取乌鸡图.....	168
第二十回	天罗山毛遂行骗 迷魂阵孙膑还魂.....	177
第二十一回	抛金砂金山压顶 破身符五行求援.....	187
第二十二回	含仙李阿娇受苦 投凡胎老子出生.....	196

第二十三回	施连环夜伏秦营 报家仇泪洒灵柩.....	206
第二十四回	万仙阵孙膑被困 三教会海潮受责.....	216
第二十五回	孙膑升为督御使 海潮病卧五雷洞.....	227
第二十六回	逢旧友海潮用计 奔蓟州毛贲下山.....	234
第二十七回	闯秦营夜战王翦 营门外鞭答孙燕.....	242
第二十八回	山下被救遇道姑 洞中治伤逢红颜.....	251
第二十九回	王翦活擒燕君臣 孙膑误入五雷阵.....	259
第三十回	海潮受罚现原形 孙膑遇救归仙班.....	267

第一回 图大业嬴政招贤

落凡尘王翦出世

战国七雄起狼烟，
秦吞六国得江山，
一部神话《万仙阵》
历代讲述四海传。

话说战国后期七雄争霸，天下分为齐、楚、燕、韩、赵、魏、秦。当时秦国最为强盛。公元前二百四十六年，秦王嬴政在咸阳登基即位，他一心要吞并六国，统一天下，一连打了十几年。

这一年，秦王深感擎秦大将武南君白起已老，就传下一道圣旨，张榜招纳天下贤士。

招贤榜贴出一月有余，陆续应召的文儒武士倒不少，但是没有一个让武南君白起满意的。

这一天，白起正在书房览卷，兵士进来禀报：

“启禀将军，方才有位青年武士来揭榜，口口声声要面见大王。”

“噢，可知他的姓氏？”

“他拒而不报。”

“嗯？”白起一皱眉，“待老夫去看来。”

他穿戴整齐，出府来到午朝门，只见一位白袍小将，相貌不凡，手中拉着一匹白龙马。

“这位武士，方才可是你揭的榜吗？”

兵士慌忙介绍：“这位是武南君白起将军，你还不上前见礼？”

小将这才回转身来，双手抱腕：

“在下王翦，揭榜自荐，愿辅佐秦王共图大业，恳请老将军引荐。”

白起一听，这小将年龄不大，口气不小，只是不知他有多大本领。

提起这个王翦可不简单，咱们说的这部书是神话故事，据说王翦可不是凡人，乃是飞熊星下界转世为人。

那是在二十年前，一个风雪天，昆仑山下一座飘摇欲飞的茅草房内传出婴儿的啼哭声，这哭叫声夹在狂吼的北风呼啸中，显得格外凄惨。与此同时，山道那边迎风冒雪走来一位道长，狂吼的寒风，鹅毛飞絮般的大雪对他似乎没有丝毫的作用，步履仍是那样稳健。哭声惊动了，只见他探身进了草房，抱起弃于板床上的婴儿，说了几声“罪孽，罪孽！”径直朝山脚下的小村庄走去。

来到一姓王的庄户人家。

“仙长，您是……”王老汉疑惑地盯视着这位浑身披满雪花的道长。

“施主请不必介意，贫道云游之时拣到一弃婴，看这孩子可怜就将其救下，怎奈出家人四海漂泊，居无定处，无法抚养，听说施主已过中年，尚无子嗣，故而送来请你们收

养。”

老夫妻忙不迭地接过婴儿，打开一看，嚇，小家伙长得这般秀气，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贵子，老夫妻乐得合不拢嘴，等他们缓过神来再看，道长早已无了踪迹。

“咦？当家的，你看……”

老汉顺着老伴手指一看，炕上放着个红包，打开一看，原来是几锭银子，中间夹个竹筒，上书：

月转星移附圣颜，
飞熊出世至尊前；
来日伴王成大业，
重返天庭列仙班。

天罗海潮

老夫妻勉强认清上面的字，可对其中的意思却怎么也猜不出来，王妻摊摊手：

“当家的，别多合计了，看道长的面相不是坏人，我们好生抚养这个孩子也算是积德行善了。”

王老汉点点头：“对，从今天起咱们就把他看作亲生儿子。”

从此后这孩子王老汉夫妻的抚养下成长。因为孩子是白拣来的，所以起名叫王拣。老夫妻省吃俭用供小王拣进了学堂。王拣天资聪颖，十分乖巧。

一晃14年过去，这一年，一场战乱席卷了这座边境小村，村子里的树木良田毁于战火，乡民离乡背井逃散各地，兵役之灾，饥饿之苦使王氏夫妻双双染病在床，没几天老太太病亡。悲痛欲绝的王老汉把儿子叫到跟前，颤巍巍掏红布包裹说道：

“儿呀，14年前你被一位道长救下，这里是当时的物证，爹不行了，你带上包裹去找他认祖归宗吧，别忘了清明时给爹和你娘上上坟……”

王老汉使出全身力气讲完这番话，好象卸了副重担，他轻舒了一口气，慢慢闭上双眼，任凭王拣怎样呼唤再也没睁开眼睛。

第二天，王拣将父母合葬在一座坟丘，他跪在坟前哭了个死去活来，迷迷糊糊好象听见爹在讲述他的身世，他是个没有亲爹亲妈的孤儿……

突然，一阵沙沙的脚步声把他惊醒，“谁？”他下意识地喊喝一声，猛抬头，见身边站定一位出家的道长：身穿灰布道袍，白袜云履，胸前垂着白髯，可脸色粉里透红，而且双目炯炯有神，真不好估计他的年龄。

“仙师，您是……”王拣站起身惊疑地看着道长，怎么这么眼熟，好象在哪见过，是在梦中？

道长并没回答，反来问道：“大概你就是王拣吧？”

王拣一激灵：“您怎么知道？”

“我是你父旧友，闻得他染病在床特来探望，不想他命归黄泉，王拣，你打算怎么办？”

王拣从怀里掏出竹筒：“我爹临死前让我去找这个人，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道长看看竹筒：“天罗海潮，你想找他做什么呢？求得依靠？”

“不，看他留下的诗句不是凡人，我要找他学习功夫，好平息战乱，免得人间战乱不休。”

“志气可嘉。”道长赞许地点点头，“据我所知这位天

罗海潮的确不是凡人，但要找到他必须先学些本事。”

“那可怎么办呀？”王拣有些急了。

“这样吧，我先收下你，有了长进再去找他。

就这样，王拣在爹娘坟前磕了三个头，辞别家乡跟随道长上路，开始了学艺生涯。

一晃五年过去了，这一天道长把王拣叫至跟前：“现在你在我这艺期已满，可以去找海潮了，临别前师父想给你改个字，就叫王翦吧。”

“是，徒儿遵命，请受徒儿一拜。”

王翦拜别恩师，按着他的指点，一路打探来到了天罗山，远远望去，只见：

巍巍峻岭，

翠绿峰峦，

壁峭悬崖，

虎踞龙盘，

奇松怪柏，

大树参天，

瀑布奔流，

云雾弥漫。

王翦暗暗惊奇，猜想此山一定有仙人居住，于是攀藤而上，忽然听见不远处传来说话声，王翦撒目观瞧，见是两位打柴的小道童。王翦上前施礼：

“请问二位小道兄，此山可有个海潮师父？”

“有哇。”

“有劳二位指路。”

“那跟我们走吧！”

“多谢！”

王翦跟着两个道僮没走多远，突然“忽”地一声，两条怪蟒张着血盆大口扑过来，两道僮顿时浑身溅血，王翦顾不得多想，挥宝剑刺去，一阵狂风刮过，怪蟒和道僮都没了踪影。

王翦心中疑惑不解，只得继续向前赶路。

“爹，您快着点呀，不然天黑前可到不了家了。”

咦，旷野深山之中怎么竟传出女子的娇声。

王翦顺声搜寻，果然前面山洼处走出一男一女，男的是位步履蹒跚的老翁，女的是个妙龄少女。听说话大概这是父女二人。王翦迎着他们走上去。

“这位老伯，晚生有礼了。”

老头连眼皮也没撩，默默无声。

“啊，老伯伯，晚生有礼了。”

王翦又施一礼，这次声音明显地提高了许多。

老头仍然没吱声，这时一旁的姑娘笑了：

“这位壮士莫怪，我爹爹他耳有固疾，什么也听不见。”

“噢”，王翦一听，怪不得老头对我置之不理，原来他是个聋子。见姑娘主动搭讪，王翦复又上前行礼：

“大姐，在下有礼。”

姑娘半羞半娇：“奴家还礼，却不知壮士施礼为何？”

“在下原想打探下道路，请问大姐这天罗山可有人家？”

姑娘咯咯一笑：“当然有，我们就在这山里居住，壮士

您可是要寻个落宿之处？”

“哦，不，我想打听下海潮师父的居处。”

“您是要找海潮圣人呐？”

“怎么，大姐知道他？”

“当然，他是天罗山五雷洞的洞主，他不仅能掐会算，还能行医治病呢。这不，我和爹爹正要找他去呢！哎呀，光顾与你讲话了，我爹爹哪去了？”

王翦也发现老头不见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刚才还在这里呢。

姑娘急出了眼泪：“这可怎么好，爹爹，爹爹……”

王翦一边安慰姑娘别急，一边帮助四下寻找，哎，这可真奇了，老头就是脚下生风，两肋生翅也不能眨眼的工夫无踪无影啊！他边合计边四下搜寻。

突然“扑通”一声，他急转头，只见姑娘昏倒在地。

王翦也顾不得男女之别，急忙上前扶起：

“姑娘醒醒，大姐……”

他呼唤着，摇晃着，姑娘慢慢睁开双眼，一行珍珠泪随之而下，叫了声“壮士……”便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王翦这时才注意到姑娘的面庞，嚇，这姑娘长得那真是：面如桃花，眉似春山，目如秋水，鼻如悬胆，耳如元宝，唇上涂朱。虽着粗布衣裙，却胜那云裳霞帐。正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贫家山中女，貌美赛天仙。

姑娘见王翦盯着自己，倾身往他怀中一靠：

“多谢壮士搭救之恩。”

王翦脸腾地红到脖根，往旁一闪：

“大姐，天色将晚，你还是回家去吧。”

姑娘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壮士，奴家只有我父女二人，现在爹爹已不知去向，剩下奴一人孤苦伶仃如何为生啊！倒不如一死了之。”

说完，用裙袖一遮脸就要往树上撞。王翦一把拉住她：

“大姐，使不得。”

姑娘就势往王翦怀中一扑：

“壮士！”

“你……大姐……这……”

王翦羞得满脸绯红，不知说什么好，双手使劲往外一推，把姑娘推个趔趄。

“男女有别，你要放尊重些。”

“壮士，小女子孤苦伶仃，你也是单身一人，男婚女嫁乃人之正理，我们何不合成一家，你耕我织，奴家愿侍终生，却不知壮士意下如何？”

王翦简直是转羞为怒了：“姑娘，你我男女有别，请你自重些，在下告辞了。”

姑娘见状，袖遮羞面，转身消失在野林中。

王翦不再多想，继续赶自己的路，绕过一道山梁，一条山涧将两座山从中切开，王翦难住了，按照道僮和那父女的指点，五雷洞应在对面那座山里，可怎么能逾过山涧呢？他低头往山涧下看了看，心里凉了半截，下边是万丈深渊。

此时，天色将晚，夕阳渐渐落入山中，一阵寒风吹过，王翦一阵抖栗，这时他才觉得腹中咕咕直响，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正当王翦饥饿寒冷之际，身后传来吟唱声：

“人为生财死，

鸟为争食亡。

壮士为国死疆场，

少年早亡太冤枉，太冤枉啊！”

王翦一听，这山里净是奇事，这又是哪一位呀，敢情把我当成寻死觅亡的平庸之辈了。

他猛转身回头一看，愣住了，见面前站定一位老者，一身青布衣褂，肩膀上搭个钱褡子，手里边拎着个筐，筐里不知装的什么东西，冒着尖，最奇的是他身旁立着一头毛驴，看打扮老者象个樵夫，可看面貌倒又象是买卖人。没等王翦开口，老头先说话了：

“小伙子，什么为难事不能解，非要自寻短见不可？”

“唉，这位老伯，晚生乃是过路之人，正为寻路不着而犯难，并非是自寻短见。”王翦话里带着冲劲儿。

“哈哈……”老者爽快地大笑起来。

“这人上了年纪了，哪都不好使唤，请恕老朽老眼昏花，出语伤了壮士。”

王翦被老者的爽快性格倒弄得不好意思起来，脸一红：

“老伯说的哪里话，请您别见怪。”

“哪里哪里，老夫一见你的面相就觉得咱们有缘，对了，天这么晚了，壮士怎么在这里徘徊？”

“晚生正在寻找路径。”

“哦，对，你刚才说了，不知你寻找通往哪方的途径，老夫自幼在这山里长大，也许能帮你指点指点。”

王翦眼睛一亮：

“这可太好了，老伯，我想上五雷洞，听说在对面那座山里，不知可有别的路？”

老者一摇头：